



# 姐姐们怎么看《我的姐姐》

从《欢乐颂》《都挺好》到《我的姐姐》，每一次涉及重男轻女问题的手足影视作品，总会成为舆论场的焦点。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

4月10日，电影《我的姐姐》总票房破6亿。

《我的姐姐》的故事发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姐弟俩关系疏远。但在父母车祸去世后，姐姐安然面临两难：放弃去大城市发展的梦想，自己抚养弟弟安子恒，还是让其他人领养弟弟，自己追求个人独立生活？

姐姐的纠结苦楚可想而知。在有些家庭中，被血缘决定的手足，会对彼此的存在感到抗拒、疏离。

从电视剧《欢乐颂》《都挺好》到电影《我的姐姐》，每一次涉及重男轻女问题的手足影视作品，总会成为舆论场的焦点。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访谈了几位现实生活中的姐姐，以及《我的姐姐》主创。有的姐姐因与弟弟关系尚存在问题，拒绝去电影院，有的姐姐，观影中哭得不能自己，回家写了很久的日记回顾与弟弟十多年的故事，也有姐姐，决定和父母好好聊一聊，解开心结。

《我的姐姐》不只是一道选择题，独立和牺牲，姐姐们必须要二选一吗？二孩家庭的父母该如何树立健康积极的教育理念？女性成长、手足关系、二孩家庭教育观，这些都是我们在电影之外须审视的议题。

## 我从哪里来 是所有人都难挣脱的问题

95后姑娘殷曦，有一个小7岁的弟弟，起初她就被《我的姐姐》预告片戳中了泪点。这种体验，经历过的人才懂，冷暖自知，不是一个简单的标签可以概括的。

我想起小学一年级寒假回家，爸妈宣称是从医院门口捡回来一个弟弟，当时我对这个突然多出来的小朋友一点感觉都没有，因为他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爸妈没



正在热映

有给我任何预热和接受的时间。

这种手足关系是毫无预兆、空降而来的，尤其当殷曦年少时，她花了很长时间去接受事实，与自己和解。

看到《我的姐姐》的情节，我就会想起小学一年级到五年级无人陪伴的夜晚，停电的晚上我抱着手电筒看书，无比伤心为什么妈妈要带弟弟去外婆家却不管我，某次下暴雨学校门口积水到膝盖，旁边的小朋友都有大人背，我拒绝了陌生奶奶抱我的好意，独自一人撑伞走了过去。回到家发现妈妈居然回来了，一边帮我换袜子，一边问我为什么不让我旁边的人抱我去。

对于自己在父母心中的位置、对于弟弟为什么存在，殷曦困惑了好些年，感觉相当一段时间里自己的世界没有妈妈，读初中时她都在怨念弟弟把妈妈抢走这件事。

殷曦坦言，认定抢走妈妈的事实后，她一度很不喜欢弟弟。直到殷曦上大学，寒假返校的时候，无意间发现小学5年級的弟弟偷偷在洗手台镜子的水雾上写：姐姐再见，可不可以晚点再走。那一瞬间殷曦内心泛起一阵难过的情绪，反思自己好像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姐姐，而弟弟则会想念不在家的她。

我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和自己和解，妈妈不是不要我，只不过弟弟也需要照顾。所以，殷曦觉得，《我的姐姐》中安然对弟弟的疏离与纠结是真实的，对弟弟萌生的保护欲也是真实的。

《我的姐姐》编剧游晓颖说，她在创作

时会比较关注家庭元素。我觉得一个人这一生有可能不去经历爱情，也不去生儿育女，但我从哪里来，是很难挣脱的。你可以选择朋友、爱人，但是父母、子女是无法选择的，就像(电影中)舅舅说的，儿女都是债，这个债是从开始就注定的。

游晓颖表示，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很深刻，所以她想从这方面去探讨女性的处境和自我成长，表达家庭羁绊和个人追求之间的碰撞。

## 一碗水端平，好的原生家庭帮助我们渡过难关

90后媒体人古古，比弟弟大6岁。她的同事们看完《我的姐姐》后调侃，古古并不像一个大众传统印象里的姐姐，因为整个人看不出牺牲的感觉。

现在一些人观点有点极端，把女性的独立和牺牲对立起来。古古觉得，一提到姐姐，很多人要么想到可怜兮兮的扶弟魔，要么就是过分自我的自私鬼，这两种印象过于刻板化，为什么姐姐和弟弟就不能和谐相处、彼此独立发展呢？

工作后，经济独立的古古考虑到弟弟的学习需要，给他买了一台电脑作为礼物。闺蜜感慨于古古的大方，发了一条朋友圈状态，结果闺蜜的朋友在底下评论：呀，这位姐姐是《欢乐颂》里的樊胜美吗？

古古得知后颇感无奈：为什么在毫无了解的情况下就给所有姐姐打上一个苦情

标签呢？

古古和弟弟从小到大感情一直很好，小学在家时弟弟喜欢黏着自己。古古中学校住校，一周回家一次，回家时远远就会看到弟弟坐在家门口等待自己。

《我的姐姐》里安然的不幸，归根到底来自于父母重男轻女的错误观念。我和弟弟一路能有深厚感情打底，要感谢父母始终坚持一碗水端平，不会区别对待姐弟俩，没有忽视过我的情感需求。古古也看到，周围姐弟关系恶劣的家庭，往往都因为父母任性偏爱而引发战争，为无辜的姐弟俩凭空造成情感困扰。

原生家庭是否形成良好公平的教育氛围，对健康阳光手足关系的培养至关重要。环境良好的原生家庭里，拥有兄弟姐妹的孩子，或许更能懂得照顾所有成员的感受，会更早学习分担父母的角色压力，以及家庭不稳定时期的潜在风险。

《我的姐姐》导演殷若昕坦陈：每个人的原生家庭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是好的原生家庭确实能够保护你。有问题的原生家庭带来的影响会长在身上，它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冒出来。

在殷若昕看来，原生家庭的影响只有通过完全与之对应的方式才能解决。到更大的年纪，你自己再去组建亲密关系，再面临那些问题的时候，才有可能解决，但也有可能这些痕迹一直都在。

游晓颖也认为，好的原生家庭可以帮助受到伤害的我们去渡过艰难的时刻，振作起来。

我有一些朋友，你觉得她是完全独立的女性，活得很自我，但她会在某一瞬间发现身上多少带有原生家庭的痕迹。原生家庭对性格的塑造还是很深刻的，有时是在你不自觉的情况下。游晓颖说。

## 姐姐们独立做好人生选择题

于佳拒绝去电影院看《我的姐姐》，她的弟弟性格叛逆，又得到父母的额外偏爱(集中于教育经费问题)，所以于佳预感到观影是“自虐”行为。

但是，于佳还是去阅读了豆瓣和微博上的相关评论。她说，现阶段和弟弟恐怕还没办法解决好关系问题，和父母的关系也时不时乌云滚滚，但她不想深度纠结于困局，这无异于浪费时间和精力，不如积极

过好自己在大城市的生活，踏实打拼事业。

于佳笃信，无论姐姐和弟弟关系是冷是热，头等大事都是坚持走自己想走的路径，这一点和任何事都不冲突。

《我的姐姐》豆瓣评论中，有一个弟弟说，自己对姐姐抱有亏欠感。作为男性和弟弟，我们能给姐姐们做什么？或许就从尊重她们的意志、了解她们的困境、支持她们的发声开始吧！

直戳女性独立成长议题的痛点，无疑是《我的姐姐》值得称道之处。

电影中，和安然形成强烈戏剧对照感的角色是姑妈。在安然父母离世后，姑妈第一个站出来说出了“长姐如母”四个字，告诉安然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弟弟抚养长大。这段道德绑架的话自然容易引起极度不适。

后来观众发现，姑妈原来就是上一代被迫牺牲自我的姐姐，曾经梦在远方，如今只能对着俄罗斯套娃念俄语，祭奠被“长姐如母”四个字毁掉的青春。

游晓颖指出，电影中姑妈本性的善意是被柴米油盐的生活压制了，但当安然把姑妈内心的东西激发出来后，姑妈其实希望能代替她完成一个反叛者的形象。她看到安然的人生有另一种可能性，就不想再去阻挡了。

安排两代姐姐对话，游晓颖想到了“套娃”的意象。最后姑妈说“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面，自己的路自己走”，是说可以有自己人生的选择，不必像姑妈一样走大家给她规划的路，这是姑妈对安然的疼惜和理解。

电影结局是开放的，没有明确答案，电影之外的姐姐们依然要做好人生的每一道考题。

殷曦说，如今读高三的弟弟，在她看不见的日子里悄悄长大了。其中一点是，弟弟在她的影响下，也立志独立追求人生梦想，而不是伸手向父母要更好的生活。人需要独立，爸妈抚养自己长大已经付出了很多，未来涉及到个人的问题，父母帮忙是因为他们爱你，不是他们必须要这么干，毕竟你已经成年了。

靠自己能力在大城市安居乐业的古古，也惊喜地发现弟弟为人处世的习惯，以及价值观都受到她潜移默化影响。姐姐们无论何时，优先过好自己的生活，有独立的姐姐，就会有独立的弟弟。

(应受访者要求，殷曦、古古和于佳为化名)

## 影评

# 《波斯语课》把受难同胞的姓名变成一门语言



## 在集中营里，语言可能存在哪些意义？

文的隐晦。

在森林深处，其他犹太人都被枪决，生死攸关之际，吉斯拿出神话书谎称自己是波斯人。没料到，恰巧有一个纳粹军官正在以20个肉罐为奖赏，让属下到处寻找波斯人。当吉斯抄写着“一行受难同胞的姓名时”，猛然想到：可以将这上千人名词根，直接转化为波斯语词汇。

这意味着，科赫自此之后学到的所有新词，被他赞叹美妙的波斯语，其实都来自每一个进入集中营的犹太人姓名。科赫甚至用假波斯语创作了一首关于和平的诗，吟诵给吉斯听，那一刻窗外传来屠杀犹太人的声音。

剧情至此，《波斯语课》彻底揭开了其创作者对于那段历史的集中思考，片中很多细节都令观众细思极恐。

《波斯语课》改编自德国编剧沃夫冈·柯尔海斯根据真实事件写成的短篇小说。这部电影又提供了一个新角度：在集中营里，语言可能存在哪些意义？

电影中，两个人的命运被一门语言捆绑到一起。集中营的纳粹军官科赫，为了未来去德黑兰开家餐馆开启新生活，一心想学波斯语；犹太人吉斯，为了保命，不得不战战兢兢独创一门不存在的波斯语。

当每日教授单词量从4个变成40个，如此庞大的体量，让吉斯几乎陷入绝境。

就在此时，吉斯因为字迹漂亮工整，获得科赫的信任，接到抄写犹太人名簿的差事。当吉斯抄写着“一行受难同胞的姓名时”，猛然想到：可以将这上千人名词根，直接转化为波斯语词汇。

这意味着，科赫自此之后学到的所有新词，被他赞叹美妙的波斯语，其实都来自每一个进入集中营的犹太人姓名。科赫甚至用假波斯语创作了一首关于和平的诗，吟诵给吉斯听，那一刻窗外传来屠杀犹太人的声音。

剧情至此，《波斯语课》彻底揭开了其创作者对于那段历史的集中思考，片中很多细节都令观众细思极恐。

比如，科赫如此死磕“名字”的工整度，却在那么长时间里始终对具体姓名视若无睹。哪怕他稍微留心一下这些犹太人的名字，就会迅速发现吉斯编造的

巨大谎言。可是，渗透骨子里的残忍和傲慢，让科赫最终困死在这个谎言里。

在集中营里，犹太人的来历、姓名、长相，都成了无人关心的信息，所有活生生的血肉之躯，在纳粹军官眼里只是一个编号，甚至只是一件统一的囚服。

物化一个人，是对人尊严的深度践踏。这一点在很多反纳粹题材电影里都有所体现。例如在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纳粹军官的儿子对眼前的罪恶一无所知，为了帮犹太小伙伴一起寻找他的爸爸，军官的儿子也穿上了条纹睡衣。犹太人的囚服，结果和其他犹太人一起被关进了罪恶的毒气室。

又比如，科赫对吉尔斯的信任程度与日俱增，表现出了对待其他犹太人天壤之别的善意。但是，吉斯看向科赫的目光，除了小心翼翼之外，还散发出愈发明显的冷酷与恨意，以及开始重新审视自己对生死的选择，吉斯宁可替他人赴死，也不愿继续苟活。

科赫辩解自己没杀过任何人，但吉斯直接指出，他为刽子手准备食物了。这不由令我们想到政治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阿伦特认为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极权主义统治者本身的极端之恶，第二种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

的平庸之恶。阿伦特强调，第二种比第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科赫不能妄想逃离审判。在海关，试图逃往德黑兰的科赫押口假波斯语，自然引起了怀疑，被扣押审问。而另一边，幸存的吉斯，坐在盟军的营地里，清晰背诵出了2840个犹太人的姓名

不只是名字，还有姓氏。

由此想到，之前在集中营给犹太人分发食物时，吉斯默默重复着面前每个人的名字，并非只为了强化记忆。吉斯悲悯的眼神是在告诉我们：记住这些犹太人的名字，不是为了自己一人的苟活，而是在替历史铭记。

片中，吉斯背诵了很久，整个营帐里的人都停下手中的事，认真注视他。这一段，也丝毫不会让银幕前的观众感到冗长。我们愿意听他讲出每一个在世间存在过的人。哪怕到最后，他们的生只剩下一个名字，他们也必须被记住。

吉斯在逃出集中营路上，路过教堂，回眸凝视了一眼，这个画面仿佛是成片微小又凝练的注脚。语言，是渡人的。吉斯把受难同胞的姓名，变成了一门独特的语言。这门语言渡他一劫，逃出生天；也因为有他，为同胞们的存在，留下了唯一的证据。

沈杰群

装载着一群犹太人的卡车上，一个饥饿的人用偷来的波斯语神话书，和吉斯交换三明治。对方特意强调神话书极有价值，结果这话成了吉斯后来命

电子失恋是一场浪漫后遗症，在影视剧搭建的平行世界里，人们得以短暂地逃离现实。

余冰瑛

这个春天，影视剧浪潮迎来一个小高峰。《山河令》《你是我的城池营垒》《司藤》好剧层出不穷，观众纷纷上头。但上头容易下头难，当故事终于走到了结局，你是否依旧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并伴随着某些后遗症：每日固定时段追剧的小期待不复存在，内心怅然若失，忍不住反复回溯心爱的剧集片段，早已忘记追剧前的日子如何度过。

倘若如此，你正在经历一场“电子失恋”。何谓“电子失恋”？这个词最初出现于2020年初热门影视剧《想见你》和《爱的迫降》结局之后，人们看完喜爱的影视剧，突然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内心备感空虚、失落甚至难过。有人形容，感觉像是一场盛大的狂欢落幕，烟花散去，内心空落落的，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欲望，如同失恋一般。

互联网时代，不用真的谈恋爱，失恋也能找上门。过去读完一部经典小说会怅然若失难以出戏，影视剧则构筑了一个更容易令人沉浸的虚拟世界，给予人们情感投射的实体对象。失恋感往往与投入情感成正比，追剧时灌注的情感越多，电子失恋后的空虚感越强烈，回到现实便越无所适从。

如此一来，很多人不是刚刚电子失恋，就是在电子失恋的路上。有时候，仅仅是剧集结束这件事本身就让人心生失落。当剧终的字幕渐渐浮出，人们告别的不仅仅是一部影视剧，更是追剧的时光和曾经的自己。2011年，长大了的哈利·罗恩和赫敏站在九又四分之三车站送走了最后一趟霍格沃茨特快列车；《老友记》历经十年落下帷幕，一同结束的还有与老友们共同经历的光阴；《请回答1988》的结尾，各户人家一撤出双门洞，有网友形容，仿佛从我心里搬了出去。在那个平行时空里，拟态人际关系逐渐形成，剧中人物俨然成为我们身边相识已久的老朋友。

看剧的同时仿佛也参与了他们的成长，挥手告别时，不舍情绪自然而然地倾泻出来。

而包含感情线的故事，失恋感更为明显，哪怕最终结局是he(圆满结局)，总有一幕让人意难平。网友分享，小时候看《步步惊心》，大结局后连续做了一个星期的梦，梦中抽打四阿哥，夜夜落泪恨他不理解若曦。《想见你》结束后的两周，有网友一听到剧中ost(插曲)就想流泪，所以暂时将眼睛闭了起来。音乐一响，瞬间闪回入戏，随着公交车里的黄雨萱穿越回1998。还有观众难以接受《棋魂》里褚赢的消失，只要我不看最后几集，褚赢就永远陪在时光身边，教他下棋。追剧过程中，人们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投射到角色身上，跟随着剧中人物追过世事，实现深度共情。

可以说，剧集本身越勾人，我们越入戏。只有足够立体鲜活的形象塑造、贴合逻辑的故事书写、真挚细腻的人物关系和情感，才会让观众代入感满

分，并积极攒出足够的情感投射其中，意犹未尽到放不下。

不过，电子失恋并不好受，网友们缓解失恋的方式也五花八门。有人从剧集追到现实，将演员、导演采访一翻出反复研读；有人坚持只要我不看大结局，故事就没有结束；有人追完正片便转头奔向同人作品寻求代餐，故事在别人的笔下以另一种方式延续；有人反复重刷，直到下一部吸引自己的剧集出现。与此同时，影视剧公司还会放出花絮彩蛋，提供一系列贴心售后服务，安慰尚未走出电子失恋的网友们。

有网友觉得，不追剧就不会因电子失恋而失落落魄。但一次次的电子失恋，本质上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偶遇了一段令你心驰神往的绝妙故事。面对电子失恋，与其害怕花落而不播种子，不如承认和接纳自身情绪，拥抱着1998年传递出的成长与亲情，《棋魂》中的少年热血与永不言败，《山河令》里武

侠风骨与知己意气，都是高品质剧集带给观众的良好馈赠。有观众在看完电影《一一》后连着两个夜晚睡不着，感觉自己的生命如台词所说一般，延长了3倍。

时间向来是医治一切的良药，电子失恋也不例外。失落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归于平静，热烈的着迷逐渐化为淡然的欣赏，收获的感悟经历岁月沉淀，也能酿成心底的白月光。与此同时，在剧集结束后抽离自我，以全局的视角去审视作品好坏，或许也是跳脱情绪、回归个人生活的另一办法。

电子失恋是一场浪漫后遗症，在影视剧搭建的平行世界里，人们得以短暂地逃离现实，体验旁人的情感与经历。曲终人散后，关闭屏幕摘下耳机，回归平淡生活。纵使心有落差，也不要忘记身在何处，毕竟屏幕里的美好世界，终究不如日常生活中的琐碎来得真实。把注意力投射到学习和生活中，寻找新的关注点，比如一本好书、一个爱好、一部新剧。能赶走失恋阴霾的往往是下一次恋爱，下一部好剧正在路上。

如果连怪兽电影都没法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了，还有什么类型的作品能让观众激动？

韩浩月

上映十多天，《哥斯拉大战金刚》在中国票房终于超过10亿。而此前上映的怪兽电影《哥斯拉》和《哥斯拉2：怪兽之王》票房都没破十。

《金刚：骷髅岛》的内地票房为11.58亿，是最高的，但有了今年春节档国产片动辄单日票房过十亿作为对比，让人觉得怪兽电影这一类型，对观众的吸引力真的没那么强了。

档期之于电影的重要性愈发凸显，这部《哥斯拉大战金刚》如果换一个观影需求急需释放的档期上映，票房会爆炸性增长，清明节这个档期，向来冷清，即便哥斯拉与金刚这哥俩，也摸不热影市。

或许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档期不行，还是影片不行？观众一般不会往这个方向想，如果连怪兽电影都没法让更多观众走进影院了，还有什么类型的作品能让观众激动？

上个世纪以来，怪兽电影一直在做加法，显而易见的一个是加大，怪兽变得越来越大，仅以金刚为例，1933年黑白版的《金刚》电影，身高5.5米，到2017年《金刚：骷髅岛》的时候增长约十倍，达到52米，今年这部《哥斯拉大战金刚》，身高又翻了一番，达到102米。

金刚身高变化史，也是观众视觉体验的提升史，IMAX巨型银幕已成人人们观看大片的不二之选，它甚至成为预测未来视频消费时，电影院有必要存在的最大理由之一。配合不断扩大的银幕，怪兽电影的特技也日渐精进，《哥斯拉大战金刚》甚至敢拍摄更多的白天战斗画面了，这对景深与清晰度，都是不小的考验，而无可挑剔的画面，恰恰最能说服观众买票。

2013年的《环太平洋》，令人惊讶的超大型机甲对战同样巨大的各种怪兽，拉开了新一轮怪兽电影的竞争，但也是自这部影片之后，观众对于银幕上怪兽不断变大，似乎不再有太强烈的激动，也就是，在最初的惊讶过后，观众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也基本认定，创作者会一直坚持把这条路走下去。

华纳兄弟(《哥斯拉大战金刚》的出品方)等电影公司，不得不这么做，因为这是一桩保险系数很高的买卖，自古套路得人心，既然每撞怪兽都挣钱，为什么不主动动手多动手？《哥斯拉大战金刚》的剧情虽然收到不少吐槽，但吐槽者往往在说完剧情弱之后会补充一句：特效确实值回票价，这样的评价是不是还很熟悉，往往在这句话背后，藏着另外一句潜台词：下次不会轻易再上当了。

《哥斯拉大战金刚》的票房不甚理想，不排除是许多目标观众有了这样的犹疑心理：不去看，怕错过了一场银幕视觉盛宴，去看，又怕经历了一场震耳欲聋的轰炸之后走出影院有莫名的空虚。

没错，观众向来都是如此难伺候，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要求有震撼人心的视觉、音效，同样也要求有搅动心灵的故事情节。如果二选一，他们宁愿选择后者。这么多年来，唯有《泰坦尼克号》《阿凡达》《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少数影片，实现了两者的统一。

2019年马丁·斯科塞斯说了一句：漫威电影不是电影，引起了轩然大波，诸多著名导演、演员以及漫威影迷卷入了一场激烈的讨论当中。随后马丁撰文长文表示：非常伤心，他的伤心是因为，他看到了电影的公式化已经取代了电影类型的多元化与丰富性，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主流，导演与编剧的身份变得不再重要，技术类的工种在电影创作中的位置显著提升。现在的这部《哥斯拉大战金刚》，很是符合马丁针对商业片发出的天问。

看电影，是要感官享受还是更注重心灵冲击？艺术不是对立的，而现实却是，商业片与艺术片之间存在的某种没法调和的东西，在变得越来越尖锐。要是每年都能够有《阿凡达》这样的电影可以看到，这种尖锐的东西或许会消弭不少，但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不可能是，这个不会只有詹姆斯·卡梅隆这样的导演，另外一个不可能是，即便是《阿凡达》，也无法到达全部观众的视野与内心。习惯接受一内、二流、三流的作品并存在于大银幕上，并且视需要而去选择它，这或是我们作为观众唯一能做的事情。

